

戲中戲
比目魚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戲 比
中 目
戲 魚

〔清〕愛月主人編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戲

中

戲

〔清〕愛月主人編次

前言

李夢生

《戲中戲》七回，署「松竹草廬愛月主人編次，南陵居士戲蝶逸人評閱」。存世有嘯花軒刊本，牌記題「戲中戲」，右上小字題「比目魚」。目錄題「新刻戲中戲」，正文前題「新刊比目魚」。本書編次及評閱人生平均不詳，除有本書外，尚有《意中緣》十二回，有悅花樓刊本，亦題「南陵居士戲蝶逸人評閱，松竹草廬愛月主人編次」。

是書敘書生譚楚玉與女藝人劉藐姑戀愛故事，最早記載的是清初李漁的小說《無聲戲合集》第一回「譚楚玉戲裏傳情，劉藐姑曲終死節」。後李漁又將小說情節鋪演為《比目魚》傳奇，將小說中二人死節之事略予變化，云藐姑、楚玉投江後，江神將二人變為比目魚，後又將魚送入漁翁網中恢復人身，復活後終成夫婦。愛月主人是根據戲曲改編成《戲中戲》及《比目魚》小說的。前者凡七回，寫到二人跳水殉情止，末云：「要知端底，再聽下部書分解。」下部書名是《比目魚》，緊接着錢萬貫為色被打，縣三衙巧訊得贓，東洋海宴宴公顯聖，水晶宮夫妻回生，山大王被火兵敗，慕介容歸隱漁翁，慕主僕釣魚聚樂，譚夫婦被救重生……譚楚玉報恩雪耻，慕介容招隱埋名。俱在下部《比目魚》書中說明。」《比目魚》凡九回，回目序次接《戲中戲》，自第八回開始。起首云：「前部書名是《戲中戲》，說的是譚楚玉遠遊吳越，劉藐姑屈志梨園，……借戲文臺前辱罵，守節義夫婦偕亡。俱在上部書《戲中戲》內說的。」以上對內容的提示總括，實際分別抄錄了二書的全

部回目，僅字句略有不同。由此可見，《戲中戲》與《比目魚》實為一書，是由同一人同時改編而成。書名當以原戲曲名《比目魚》為正，今《戲中戲》版口均署《比目魚》，僅第七回末頁因有有關提示交代文字，故刻作《戲中戲》，可能是編者由於刻資匱乏，故離析二書，先後刊行，在書名上作了變易修改。

署名愛月主人編次的兩部小說均據李漁的戲曲改編，其成書不會早於康熙中期。康、乾間文人常取流行的戲曲改編成小說，或取小說改編成戲曲，由此可見這兩種通俗文學體裁的相互影響。

現據吳曉鈴先生所藏嘯花軒刊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一五三毫米，寬一一〇毫米。

比目魚

戲

中

戲

嘯花軒梓

新刻戲中戲目錄

第一回

譚楚玉遠遊吳越

劉藐姑屈志梨園

第二回

傾城貌風前露秀

概世才戲房宴身

第三回

定姻嫁曲詞傳簡

改正生戲屋調情

第四回

戲中戲目次

一鄉人共尊萬貫 用千金強圖藐姑

第五回

劉絳仙將身代女 錢二衙巧說情人

第六回

賴婚姻堂前巧辯 受財礼誓不回心

第七回

借戲文台前辱罵 守節義夫婦偕亡

戲中戲目次終

新刊比目魚

松竹艸廬愛月主人編次
南陵居士戲蝶逸人評閱

第一回

譚楚玉遠遊吳越

劉藐姑屈志梨園

詩曰

無事年來操不律

古今到處搜奇跡

戲在戲中尋不出

教人枉費探求力

比目魚

第一回

一

這四句詩只爲人生在世最大者莫過于人倫最重者莫過于夫婦男婚女配是人間一件大事。佳人才子偏于其中做出多少奇文許多異事。且說本傳中一人家住襄陽姓譚名士珩字楚玉萬有在腦一貧徹骨。雖叨世胄耻說華宗。儘有高親羞爲仰俯。襁褓識過人曾噪神童之譽。髫齡遊泮水便騰國瑞之名。夙慧未忘讀異書如逢故物。天才獨擅操弱管似運神機不幸。

早喪二親。終鮮兄弟。只回世態炎涼。那些故鄉
的親友。見他一貧如洗。未免罷肉眼相看。不能
知重。故此離了故土。遨遊四方。李太史公墳書
之法。借名山大川。做良師益友。使筆底無局促
之形。胸中有活潑之氣。一向擔簦負笈。往來吳
越之間。替坊間選些詩藝。又帶便賣些詩文。那
些潤筆之資。也可糊口。只是年已弱冠。還不曾
聘室家。未免伶仃孤寂。休有那不解的事。只說

他手內空乏。不能婚娶。那裏知道才人的妻事。不是有了錢鈔。就容易娶得來的。正合着古語。面句。若非兩間之尤物。怎配一代之奇人。這殷姐緣好難遇。譚生一日想道。我今來到三衢地。旁。聞得這边女旦極多。演的都是戲台。今早有几个朋友約我一同去看。我有些筆債未完。叫他先去。如今文字完了。不免去走一遭。及至譚生走到中途。那些看戲的人都迴來了。譚生道。

也罷。我且立在路旁。待他們過去。我自有的道理。話猶未了。只見那些人。也有老的。也有少的。也有禿的。也有瞎的。也有俗人。也有和尚。正行之間。有一婦人。高聲叫云。誰人拾了我鞋去了。若拿出來便罷。若不拿出來。我就叫他背了我家去。叫罷。衆人都不理。惟有一個四五十歲的一個和尚。微人的冷笑。旁人說。一定是你。這禿驢拾去了。和尚不肯拿出。衆人上去一搜。果

然藏在和尚袖裡。衆人說給我一齊動手。和尚說不要如此。我所以藏這支鞋的緣故。我寔有用他處。衆人說你用他做甚。和尚說別無用處。待我面壁九年之後。將來掛在校上。做一個隻履西歸。衆人大笑之間。和尚一溜而去。又見女旦前行。背後那些沒皮的人。挨肩擦背。眼和腳歪。就像推車的一般。譚生云。這些男子婦人。好沒要緊。那戲有甚麼好處。就這等的挨肩揸人。

弄出這許多的醜態來。正說之間。見那約他的
兩個朋友也在其中。遂上前問說。這戲有甚麼
好處呢。二人答云。這戲名為舞霓班。一班之中
個個都好。最難得的。又有那個女旦。叫做劉絳
仙。那聲容不必說了。我若說出他的容貌。兄就
是老道。寧恐亦難於不動心了。有几句現成的
批語。你且听我道來。施粉則太白。施朱則太紅。
加之一寸則太高。損之一寸則太短。譚生云。恐

伯將奢過。寔二人說。兄若不信。遲一兩日。還有
合戲要演。親來觀看就是了。譚生云。如此最妙。
遂口唱數語云。

國色從來不易逢。

休將花眼辨花容。

饒伊此際施高論。

眼到花前自解庸。

話說劉絳仙丈夫名喚劉文卿。也在班中做戲。
自從得了絳仙。遂掙起一分大家私。如今世上
做女旦的極多。都不能夠致富。為甚的。獨他一